898
209

經義考

周禮

儀禮

廿三、廿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一五六
函 三の
架 二六
號 ノ七
冊 四八

二十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八

韓氏 邦奇 魏氏 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駕部郎韓君凝甫得其稾校而傳焉叙之曰周禮之傳舊矣是之者以爲周之書疑之者以爲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刪正者疏其義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宜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遡其源乃欲取古遺事施設方今竊嘗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着也公去禹湯未遠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況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歸然靈光孑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乎乃手錄之爲周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錄成正經重加挍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其文之興廢有會也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襍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曾差又謂

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刪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强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爲圖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叙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槩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見聞爲師也夫高曾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爲之語則子弟不期而自喻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

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繼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玉帛萬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九周蓋千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半及春秋而冠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爲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之諸侯盡矣秦所去者皆周公所建并與其能治

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則唐虞夏殷之禮豈獨其不傳於周公而後并起而去之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立於治斯已矣固不爲後世慮變而爲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爲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二千五百年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內循而舉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莫稽義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鍥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黃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爲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爲冬官以考工記二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爲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說所從來遠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尚遷各以已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裒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爲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爲一目司士司諫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二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爲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斷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

之爲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爲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刪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之周禮

李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黃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詣闕進書詔有司以禮奬之給冠帶

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內源流叙論一卷通論一卷

存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著何哉其不明也簡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爲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之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奧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

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爲補以考工記宋俞

廷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襍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周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職舉而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冬官而証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端既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平者爲不亡矣　嘉靖乙巳二月　又曰周禮

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
俞廷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
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爲大司空
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
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
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
徒補嘉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
入司空至本朝揔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
樂爲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
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剔僞
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刪合分別眞僞奪彼與此矣夫
周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數於諸官侯寺親出悉遵公定
所裁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
官於地官使大典淆闕幸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
余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
更也至於剔僞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
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爲書
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爲日既久似有得其
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
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大典備放鄉遂以下爲鄉
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
諫教之教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
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
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以

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授田征役之施舍
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質之
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聞之
師說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著
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
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與
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敷暢闡明焉爾嘉靖
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源
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
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
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論詞訟通論會計通論
一卷

黃虞稷曰尚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瑤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瑤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
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夏之禮又
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
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
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
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三百
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喪紀田役燕射獻貢頫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太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橫曲折不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告乎其無叶炸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窮竊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職叙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要荒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夢寐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歲爲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詹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狥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

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撿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剪裁而爲花質與色雖省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模竊不乘於體則乘於義義不乘於義則乘於情情不乘於情則乘自巳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瑾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黃虞稷曰瑾字德温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

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聞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際禮之叙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變政而滯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

隶人補冬官之缺分意見人自為書至於齒牙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毀竊其糟粕用濟其私率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需既玩習有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敢為傳話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宮衛之失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敷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理財而以義為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為貞觀日月共為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為新愚所傳者不在茲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携其書訪余神麗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液而非有所狥至於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爲時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缺此耳嗟乎禮之不虛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苟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嵓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旨乃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顯而遂探其微即細而并釋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脫誤之疑以爲百世繼周而治者必出於此雖嘗稱舉師說而要其是非一斷以已甲寅秋挾册南遊俾予訂正予遭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避暑蓮洞始獲卒業見其言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鑱鏤刻繡色理斐紛即今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熄捷於中而凌駕其上也予媿固僻時出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旋爲更易或持竟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安在所不屑也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矣

黃虞稷曰應電字昭明嵓山人師事魏校善釋經翼傳者

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握機經傳非周
禮辨經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電又著五經繹佚不傳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電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
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
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
章服仍不明其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
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考
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
[illegible]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非周禮辨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

瑕纇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德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舍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作見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剔僞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周家之舊章況周禮行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大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害上而去其籍齊之妻多而爲田之辨釋略遞爲之故冠於篇章覽者自知所擇云

弟子吳縣呂氏校刻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終

周禮八

一卷

存

旌氏天獻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庵隆慶辛未進士

黃虞稷曰崇禎乙亥刊行于鄉家序之

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九

馮氏時可周禮別說

一卷

存

施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庵隆慶辛未進士

黃虞稷曰崇禎乙亥刊行王錫袞序之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徐氏即登周禮說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何儒者之疑信參焉無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効即如議建都於洛詰疑列爵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其略於大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書此蓋外涉其藩而未入其扃不知無惑已昔楊子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在則人亡則書今周公在矣周禮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乎是故教典刑事典詞之爲格言之爲民極治之本也極也準者詞所云四方之極治之法也範所謂皇建其有極凡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來聖聖相承以治天下而周公用之輔相成王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豈惟非劉歆所能恐董賈亦莫之能也愚故斷周禮爲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詳而惟於爲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非能有加於訓詁之舊而推信其爲周公之書則據於經文斷自已見而不敢狥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曆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周氏京周禮句解
未見
黃虞稷曰沂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注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嘆曰大經何不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廷椿王次點正蔡吳澄何喬新五家或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者以爲冬官而五官亡矣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之肖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離古文者近是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辭冬官無庸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并周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曆間莆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

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丘何氏最後而紛割爲尤甚只爲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士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梭釋以訓經惟善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遊鄉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然竟窮尤以老屈申公被徵之年卿大夫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自序曰嘉靖壬辰之春夫繇野則黃帝之井牧九畿分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大夫繇國則禹貢之弼服五刑麗民則虞舜之象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艸木無不爲之經畫即焚鞠沈橐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周官五篇得之煨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清又因之國朝旺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點秋官哲簇氏剪氏赤發氏蜡氏壺涿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諱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廢耶夫周禮者鄭康成謂

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爲眞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覩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曩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遵德意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爲句解猶有未備竊自忘固陋徧閱諸家點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釋而訂之便考鏡爾即未能備一繇於周鬲而愚者千慮或有誤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袁氏表周禮直解

未見

三十卷

存

黃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其書刪節注疏之繁而附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葉培恕序畧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蓋用人理財之權宮府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釐之弊不播之利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禪左丘

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今試考之太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爲萬民而作之君君爲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爲富以民之強爲強民或一不帥教而屏於鄉不啻已之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群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之書不免纖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漫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讀禮之幾生通以爲安而樂之繼以增葺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舉餖飣以殺人而謂岐伯俞拊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予白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再錄鄭賈之文刪之又旁及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拊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俞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葉公見而稱善書成相釐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巡撫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

經義考 卷一百二十八

易贊周家三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粤溯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

文帝詔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剜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詁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本瞭然宜復

張氏采周禮合解

十八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存

采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大司徒之半復盡小取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非考工可塞然使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爲傳疑然使冬官既亡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爲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茲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亟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注賈疏嚴定取舍其缺儒撰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輯綴彙爲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天無過王安石彼嘗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詔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擬一卷以數先生所謂大精密不可遽云無與然採錄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剖析毫釐不容參雜以性事也乃家乏藏書此二書杳無從索借則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注疏相示余既卒業而嘆曰嗟夫周禮爲諸儒襞裂幾令人不及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諸儒移置者仍爲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外有參考衆家蘩益整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繇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引秦禁揀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畝澮廣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沒蓋戰國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固不可詰況於漢武之世又況於今日乎故余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舉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事而豫擬爲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禩典衡故其書直可補五經爲六也不善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爲周公病哉參其書者攀考者躡庶幾乎廢心窺之矣

兒子紆譌釐舛以校殺青而周官威儀翼之星日庶黷亂陰謀之謗無從置喙矣

沈氏羽明周禮彙編 六卷 存

錢氏虨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答疑 三卷 存

孰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復藏秘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錄畧而諸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楊雄故字多誕而宋之儒者並爲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聽於其辯流於說而亂於辭幾不能自還以從實矣禮者聖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鑿於今近於禮者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矣仲尼之作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屬傳者以爲闕文故疑則傳疑益其慎也或以爲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爲非聖人之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畧以申難凡所疑者

吳氏伯品曰周禮大

六卷

未見

吳氏 治 周禮彙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而附以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爲全經非有闕也或曰冬官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爲之俯仰虞周歷稽行事知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繫司空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爲之未有專屬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晚宋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內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夫周官列職其精神脉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

世遠文湮眞贋雜糅而聚訟紛如矣名存實亡攷者代稽論將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艸稾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蓋愼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治字道輿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克宗著崇禎丙子舉人萬泰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黃黎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爲非

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已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黎州極稱許之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黃宗羲曰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終

門弟子嘉興馮　奕覆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十

黃氏度周禮五官說

宋志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尊承世不能知信其所從并列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

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秦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葉君適亦著周禮說十二篇益證之召穆天子爲科樂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黃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張萱曰宋紹熙間新昌黃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爲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葉適序之

曹氏溶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宇元會歲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淵之然止於司關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爲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關

按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冢宰至司關而止余所收者大抵闕幾卷而已天官關司書必載地時官唯司徒之後皆無之此非完書度儲藏者寡不審海內尚有別行本否也

魏氏校周禮天官沿革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稟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高　叔遠字嚣遠有地官遂人至豪人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

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應電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每事六官皆與蓋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之以爲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禮自王身王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昆蟲艸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爲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豈復得爲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即炳然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譬述之如左補

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遺續經之罪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南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己皆滅去之司空篇亡又有人尊崇儒術以為考工記雜不知其起於何代前是以遺秦記滅典籍

氏裘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為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鍔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之闕

儒劉敞校理秘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

易被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旃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

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有以名者惟畫繢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為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

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率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异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氏冶氏鳧氏桌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繢人鍾氏筐人慌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旊人此摶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染帨者宮則槀人掌染羽者冬官則有典瑞掌玉人掌玉者考工則有掌葛掌凍帥鏄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豪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又曰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嘗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僞作如此等文字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　又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

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攻器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今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爾苟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政官之屬六十有一刑官之屬六十有六事官之屬七十有二凡二百有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火事不止於工止於發明乎鼎理而補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鼎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賢遷貨農功之餘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祕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尚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旜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

葉以爲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

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
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
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
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
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
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
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爲然夫秦人之心何
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
已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迫
佚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爲秦人之罪而
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藍田呂柟道既衰所
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殆不
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汚吏將欲肆其
所爲以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
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
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出周禮六
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
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
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
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
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案之適足爲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
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
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僞書作詩亡而東皙

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慌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鞮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函人之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皮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

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況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爲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黃震曰考工記本尚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

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
七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
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
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
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
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
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
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
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
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濂燕中而
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
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
中丘葵又參訂俞王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
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
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
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
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
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六字耳然自隋唐以來立
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
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
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缺而所缺者特

四十字及兩條耳今聖明在上宜申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登俞王諸儒所摘擬者而并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搜補之初意詎非完然六典全書哉

李黼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八節爲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遂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籍皆有僞獨此書以伎故儳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者亦鄙以伎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伎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鄭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於周禮疑之

考工記補之而取綴錦之誚也

錢矵曰周官禮六篇周法九篇要亦周家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爲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爲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爲周法九篇是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　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豆幕司徒之胥賈鄰肆宗伯之瞽矇眡瞭司馬

之方相園師秋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克司空之掌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稾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凍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磨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兼矣臨川王氏考工不解而俞氏立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衆說紛綸各以已見移易蔑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如輪輿桃冶弓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杜氏牧考工記註

二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艾軒先生之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藥氏皆考工記辨疑

一卷

佚

赤城志寧國縣主簿臨海藥皆孟我撰

林氏希逸鬳齋考工記解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康成輩非無據也

趙氏溥蘭江考工記解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趙溥有蘭江考工記解

鄭氏宗顏考工記注

一卷

佚

按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有之藥氏菉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荊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詁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
二卷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戰國間爲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橫犖然築士口吻而制又時兼遂古則不可爲姬氏書明矣豈好事者

博采衆論而非贊之與存參之和衆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論

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吳氏棨以漢儒附會擬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廼取漢唐注疏參以訓故諸家繆爲纂輯間有古義難通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鼎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字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覇易覇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奥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殺傳注著於篇俾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與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鐘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箭簴爲營國爲溝洫記之所爲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型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鶩玉虎雲梯威斗大鐘刑鼎瓊弁金掌寶

山銀海楮葉綵花爲奇爲褒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記果勿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五官我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我猶以五官幸存猶當有如記記之者以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幾希之存者而輕廢視如神遘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師絕藝文絕調記之所考我能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眞贋無論也我楚周啓明氏爲郎工部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林兆珂曰襄陽周啓明氏本依謝叠山批點檀弓旁用小圈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謬成是帙其間晦者求明

略者求詳未安者求之以正訂注頗殽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備考

一卷

存

吳氏治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治有男凋體廬宮殿丘觸參有聖有謀漢興購以千金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强取以備會可乎但是三十工不知筆於何人又不知作於何日反覆繹之築氏之爲削鳧氏之爲染羽其事不同於今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闢車制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盧何以戈柲宣何以爲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即傳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兌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皐陶幪巾之制乎故考工記遠矣辭簿夏書銘垺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章裁字奇而法詞富而鍛其爲遂古之書無疑後之作者遼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隸於周官可不

隸於周官可無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置口之不倦數十年於茲矣孔子嘆闕文之難而譏自用之失五家補木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爰復正五官古木不沒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晦或通而釋之有所見或表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間不無少助

萬一云爾

錢氏儀冬官補亡

三卷

存

儀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列五典以續其書義若脗其矣憑胸臆決裂經周公攝政七年而有之聖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

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於是迎歸而爲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雒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即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爲周之舊典禮經者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爲錄七畧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傳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著圖占法諸篇書

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
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
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坊
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
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
既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
亡而冬官猶不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
盡闕也

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
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平湖
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
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師曰虞曰水師曰百人曰
火師曰水師曰人曰工人曰舟虞曰漁師曰瞽
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
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坊
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
者矣

朱氏彝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顧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旊後定云者取諸後
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宮郊祀圖

七錄二卷

佚

夏氏休　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詳或如之皆其說幾同賢哉縣成鄙之都與之藏鄙之甸能副即成縣者與之謂之甸雖一能副即成縣者與之萬縣成甸之都與之萬縣成鄙之都與之萬縣成都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之都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毀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後序曰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

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予從其孫增衰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兵林勛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荅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雠雄義渾尤爲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說以敘褒勿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

周禮井田圖說

佚

民霆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安世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景炎周禮開方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龍徵周官荒政十二解

一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存

黃虞稷曰惺初吳氏晉江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歷户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終

弟子嘉定張有猷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王史氏之遺事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儀禮一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謂高堂生所傳士禮

劉敞曰當作十七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整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陸德明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祫祫之禮盡亡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郊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眞可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

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會不以為意遂至於亾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儀禮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存

春秋說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體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亾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並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本　又曰周禮六官叙官之法事愈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燕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　又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小異大戴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爲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

孔穎達曰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

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

徐積曰儀禮粗爲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

蓋多由後漢儒者記行其義或取爲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

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
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
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
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
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槃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
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
專爲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
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
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克禮篇
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
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

固今之儀禮其在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
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
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
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
奉宮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七疑
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
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
器倫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
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
餘矣又曰儀禮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
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又
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又曰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
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經處此方是禮書
阮駿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
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
得此十七篇故多云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
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
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
謂威儀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

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爲有功
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
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
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
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
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
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
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
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
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
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

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爲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爲書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似道焉於繼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脩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脩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

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鄉朝服於寢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禮之記矣（親禮自記）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自記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

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豕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僞說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資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也鄉黨或故有儀疑之耳

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言其禮也鄉黨或故有儀疑之耳

門因記其語

吳澂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決非秦漢間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斷以爲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爲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

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三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是爲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爲意遂至於二書皆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爲經也禮記之爲傳也不可易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爲逸經傳也投壺之爲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爲傳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

一已耳

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爲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緐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評此古昔敦讓教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大平盛治者

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爲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　又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塾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今所存十七篇
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萬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
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
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
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采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
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罰輸站役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史館有年
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戍祖請難不行迎鴛諭戍雲南後官
交阯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
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訝有年何從
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
且求之內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
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
老知其爲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
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二

鄭氏玄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玄

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

又無師說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其說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昏後喪祭

儀禮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一卷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凡二十四兩爲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

杜預賀循王逡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

儀禮之學也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新舊唐志俱作蔡超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田氏僑之儀禮注唐志書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僑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

超田僑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
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
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
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
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
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
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超宗
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
喪服注爲儀禮全書也下至鄭氏通志畧既於
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
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
載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釋文爲正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
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
史載之
張氏沖儀禮傳

入十卷

佚

亾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黃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悆儀禮章疏

賈公彥曰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悆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悆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疎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

賈氏公彥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玉海云舊史四十卷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彥自序曰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疎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疎有黃慶

李孟悆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兩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疏迄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論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

鬼公武曰齊黃慶隋李孟悆各有疏義公彥撰一疏爲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僅有黃慶李孟悆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爲五十卷

馬廷鸞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窅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曠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

汪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
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黄氏楊氏諸家
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栞而歎曰茲所
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奥
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
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
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
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
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
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
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
著之恐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存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
少卿拜廣州都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

祿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琅琊縣男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子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錄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終

弟子江陰高　璜覆校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日錄類
一五六
三〇函
二六架
二七號
四八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儀禮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冏 校

陳氏祥道注解儀禮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爲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爲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秘

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木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

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實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卻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

釋宮　一卷

綱目　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令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

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間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爲儀禮綱目以分別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爲釋宮考論宮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燔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曰如像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向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
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
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
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
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宴而莫知其源
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
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
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
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
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其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
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
不能就而遺憾至今每得其遺意輒欲聚聖
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其闕而未能具也欲望
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
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
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
紙札油燭之資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
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
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
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
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列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
通解者凡二十三卷　益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
書次第具見於目錄　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

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於喪祭二禮則當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爲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

中興藝文志禮書爲家禮二卷儀禮經傳通解爲禮經二卷學禮爲禮

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三卷嘉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間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附）士昏禮（昏義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附）義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附）喪服（喪服小記大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

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以問吕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于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爲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黄榦類次

馬廷鸞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

學者兩讀而爲今易　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熊禾刋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該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黄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刋本兵燼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畧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流布

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其於風教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解集洪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曾祭曰朱子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粲然亦未及精詳

王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

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襍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三禮劄不果上晚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

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蓋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黃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爲卷凡二十有七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焉今與其槀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奧乎乃命教授陳峯等督諸生手錄經傳讐校付刻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二冠義第三昏義第四內則第五內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內治者言人君內治之法

釋親篇古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二篇名蓋創爲之二曰鄉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十二鐘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記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鐘律鐘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

禮第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
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
第四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
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爲之其王朝禮則
別爲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
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
篇

儀禮釋宮

一篇

存

黃氏榦續儀禮經傳通解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
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稾
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
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
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
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
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
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闕其書
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寞而莫知其源取具臨時沿
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
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
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
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
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夔廟所補
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
都巡狩師田行疫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
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
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
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
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
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
救世教之功豈淺也而喪服圖式祭禮未成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王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
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
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
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
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
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
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
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
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稟
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受書
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
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

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私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豪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豪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豪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張處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俄空焉嵇以屬門人黃勉齋僴之類次而未成也處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

果以其書來至是鋟木一年而畢是歲喪祭二門先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爲多助）以王鎮圭章君欽黃嵩三君披閱精强錯簡脫字往往無之處分符星渚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帙卷）予懷茲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嘆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纂次以舊聞定爲十四卷爲門八十一鄭逢辰爲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

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贈文林郎

黃氏士毅類注儀禮

佚

張景曰士毅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說語類郡守王遂爲買宅吳下以居

葉氏味道儀禮解

佚

劉氏爚儀禮雲莊經解

二十卷

佚

楊氏復儀禮圖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爲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爲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

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歎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及堂室制度弁考之乃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爲佳爾葢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之書也檃爲家鄉邦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尚未脫稾又以授之楊復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悞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祭曰黃幹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脫稾又以授之楊復復研精覃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爲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

周宗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緩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爲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爲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西山眞德秀稱爲千古不刊之典焉

呂柟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三經注疏中柟辛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刋寺今三十餘年心之未能忘也近蒙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

覩聖皇以禮樂爲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
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寮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
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
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
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將具
題請勑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魏學詩汪
尚庭錢寅佘誨者稟求儀禮圖本以觀爾乃奮然興身心
自書寫校正且捐資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枘嘆曰美
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
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内就書於
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說者多歸功於樞
嘉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
之志行而五士之名不特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此
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
著習之而必察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童承叙跋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彥疏朱文
公又合經傳爲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爲
之圖俱可蹈廸匪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
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雖昌黎亦云然夫禮
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
本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
義起矣故后蒼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

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備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蓋思本也然文之蠹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遡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可行也不猶逾於并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叙奉命來攝大學得從司成呂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一試蓋從者如堵墻焉於是耳聆鐘鼓鏗鏘之音目覩綴兆俯仰之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尚寧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為篇十有七為圖二十有五為旁通圖三十有五周公遺文庶幾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釋義其旨奧矣推義以適治其道博矣使斯禮之大行也鳳鳥之至不可期乎然叙聞河間獻王得孔壁古禮五十六篇後亡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八篇又取戴義為十傳澄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間司業李俊民嘗刻大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沅州劉有年守太平進逸禮十八篇豈即是耶澄於儀禮誠有功然亦殘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桂萼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為明便其文雖屬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儀禮旁通圖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滃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爲子祥所爲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縣縣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之舉子不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

復翁勉齋言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諸有件望之不得見今後復數十年又當若何予祖考慶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幸皆無忝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勉齋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爲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爲基如不見足而爲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駸駸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廢之者有餘罪興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槩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黃勉齋榦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馬氏廷鸞儀禮本經疏會

九卷

佚

文獻通考作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

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兒子請予附益之因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黃氏榦楊氏復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釐爲九卷作而曰茲其三代之禮與於繁文奥旨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社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紀士禮而指爲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覆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苞儀禮考

未見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四篇

載石堂集

七名氏儀禮類例

宋志十卷

佚

弟子秀水沈廷瑤覆校

儀禮四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白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莫能爲益有以見其果爲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爲
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
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
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
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
諸侯朝天子之禮然王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
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
爲天子之服然亦皆王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
之則此書決爲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
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
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也天子之禮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諸侯書
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
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
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
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
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鄉之受於王朝
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鄉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
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
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
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
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
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

七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栖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邪抑傳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

又後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格置之於其本篇之後即所謂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爲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爲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爲愈而

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爲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益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子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汪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姚際恒經籍考曰宋高翥福州人寓居湖州著通經示蒙通解一卷盖

師事之子童高翥始爲通解以授信州教授徐幾幾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

吳氏澂儀禮逸經

八篇焦氏經籍志作六卷非

存

澂目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攷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益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刋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十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　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周禮經傳禮部韻略也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尚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鄉與俊民同官學者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槩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秦焰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奧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汪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

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楊爲典籍蒐閱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即日印惠親友益已廢棄六十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於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圖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秘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思見此書與予約護訪必得爲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畜書諏之云家有藏本猝尋不獲纔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丁巳終予服闋將入京師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請講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託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贅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錄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

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又曰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爲其鄉人晏璧所竊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友人羅太史倫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閏就國學殘本刊足之嗚呼罷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生生無數安得盡出海內藏書之家一一讎校而盡還其舊乎不然則此編之不傳也必矣

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瑭奏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已亡宋元諸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

焦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奚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奚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鄉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特附著於篇今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采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初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主哉

儀禮傳

十篇

存

澂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掇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攷詳焉於是儀

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按吳氏儀禮逸經八篇校壹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霤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錄文簡而倫叙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

顧氏棟儀禮注

未見

佚

按周昌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弟子吳縣席永恂覆校